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江西通志卷一百二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衷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周元梓

欽定四庫全書

江西通志卷一百二十七

藝文 記六

元

建昌路廟學記　　吳澄

唐以來立廟設像以祀先聖於禮末之有稽而所以致其嚴敬則隆矣建昌郡廟學因地之執其位東向有燕居殿在西北隅此他郡所無者廟廡之左書學之後皆

學地也民僦而營居焉廡左之居編户鱗次近逼廟堧喧穢不静閤後之居面北背南構宅一區横截其間廟與燕居離隔為二别啓一門向西不共前廟之門而出令天子御極之初念民生休戚繫於郡縣守令精選其人擢江浙行中書省郎中薩題勤家實為建昌郡侯治政既優教事尤虔暇日來學宫目覩心惟將更而新之教授方君壽條具所宜凡學地民屋悉令撤去改造以地歸之學俾廟俾學前後通達無碍繚以宫牆相其他不

中禮度者循序完整前守趙侯所積學計歲會有羨可如侯之志郡伯達實特穆爾屬之長宋貞僉議允諧從祀繪像於壁歲久則漫易以木刻神像百有五左右各八室以奉廟之前庭廹窄春秋朔望行禮不足以容外門之東舊有教官之署乃撤其屋遷戟門於外距廟之前霤一引五尋視其舊加四常有二尺戟門之外鑿泮池如半月跨以石梁池外如舊建櫺星門門外砌街道爲通衢南北兩端樹命教門各一加封勉勵詔旨礱石

重鐫二碑亭對峙於泮池之側燕居湫隘不稱官有廢屋如殿之制廣三常有二尺深三尋有六尺六寸徙置閣後所撤民居之地以為燕居殿與前廟相直東向頫與古之前廟後寢類築壇三成廣仞崇三尺有五寸象闕里之杏壇先賢祠翼其右太守祠翼其左增祭器備樂器補書板葺齋舍作庖廩教官舊署既撤學之西南有尹周民居半屬學地以其屋來售適舒嗣隆代宋貞為郡僑之長志合謀同賛助其決遂酬其直得尹之居

以居教官周之居以居正錄氣象軒豁足以表師儒之尊其北隙地爲廳事之所二一以待衆君之公聚一以待教官之公座自泰定元年肇始至四年迄於成門廡殿堂燕居祠宇以及庖廪與教官貳長之廨舍周圍内外南北之廣二引五常東西之深六引四常有六尺從衡端直規模恢廓圬鏝炳煥道路平衍億然壯觀士民驚嘆以爲昔所未有非郡侯心量之宏志力之堅何以臻是今邦伯奇喇貳守劉珪府判巴延徹爾郡屬張賡

劉秉忠克協克一前教授倡議之後郭建中嗣教職承侯之令惟謹正録石良貴嶽天祐也蒙古字學教授揚丹布哈董斯役郡吏李方平王進周楨也役既畢鄉貢進士盱江書院山長聶公什述郡士之意請紀其蹟惟侯累任風憲廉能聲實著於遠邇今為民父母有治有教其美可書也雖然敞學宫以育人才者官之事進學業以應時需者士之事盱之士繼今羣居共游豈曰涉獵記誦衒飾辭章以釣名媒利而已必真明經而心之

所得能得聖賢之心必真修行而身之所行能行聖賢之道庶幾上不負聖天子取之用之之仁下不負賢郡侯勉之勵之之義哉

南安路儒學大成樂記

天子所與分治其民者侯牧也封建為郡縣而郡太守實當古侯牧之任其治民也有政焉有教焉政以導之使不為惡教以化之而使為善也教民必自士學始後世教民之道雖不能純如古而牧民之守必崇士學則

由漢以至於今未之有改也宗士學之目不一而尊立教之人爲之綱古之建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而春秋入學亦皆釋奠示不忘本也吾夫子爲萬世儒教之宗歷代尊事隨時而舉至唐開元而服衮冕之服正南面之位祀以王禮遂爲定制凡釋奠者必大合樂因古釋奠之名損益其禮以祀夫子祀必用樂者倣古也唐宋金之禮蓋相習而無甚異國朝既得天下郡縣儒學悉如舊世祖皇帝於京師首善之地肇創國子監學春

秋釋奠以前代之樂行事列郡遵而行之南安居江西之上游中大夫東平張侯昉來守怵然以夫子廟樂未備為惕乃議興樂命教官制禮器於廬陵命學職取磬石於真陽篚簴鐘磬琴瑟管簫笙塤柷敔之屬靡不工且良延至能其事者為之師而教習焉樂器之至也躬出郊而迎樂事之肄也時入學而視必恭必虔罔或懈惰其敦禮樂也所以尊聖師其尊聖師也所以勵士學其勵士學也所以成善教而為善政之本斯其無負於

牧民之寄也已侯之初下車也知往年虛增之賦為民害即日上聞祈除免以蘇民力閔民之心如此其施於政可知也雖然政者侯之所能自為也教則非侯之所可自為者侯於教之綱知所先矣教之目也如之何令之士學無不讀書為文也考其持身未必皆能介然而義也逮其臨民未必皆能惻然而仁也士者民之儀也而於仁義之道或不能無虧則何望其能表率鄉里薫其民而化之為善也哉侯於士類中擇其知孔聖之道

者講求其意條陳其目以教令之士俾不廢乎其所已學而兼進乎其所未學一一如吾夫子之所以教於經則明於行則修可以厚倫可以美俗士風丕變民風亦丕變將見南安之境人人相敬讓相慈愛藹然為仁義之民而無復有辨爭盜竊之訟至官府則侯之治郡又奚翅如漢文翁之治蜀唐韓子之治潮而已哉吾里陳幼實掌南安屬縣之教承侯之命徵予文以記樂之成也故予得以盡其言

臨川縣學記

自唐末衰亂迄於五季文治中否宋興數十年間漸復承平之制臨川撫之負郭邑也咸平庚子邑令陳從易始建學學在郡城東南隅據青雲第一峰之右地勢亢爽人跡稀踈喧囂之聲華靡之觀不接耳目於學者游處講誦為宜歲久屋敝後百餘年當隆興甲申邑丞鄖餘慶重修之嘉定庚午朱子之門人黄文肅公幹實宰斯邑建詠仁堂於明倫堂北既而趙令崇尹新明倫堂

文會堂及兩序齋舍四東曰尚志親仁西曰務本好禮
嘉熙庚子李令義山復新大成殿及兩廡戟門作亭青
雲峰之巔以暢閒適眺望之趣淳祐已酉趙令必瑛又
市民地拓其境作外門而學宮完美矣國朝因前代尚
文之治汲汲以勉勵作養為務由至元元貞大德至大
詔旨叮寧有隆無替皇慶延祐貢舉既行則雖中人以
下皆知所勸文治可謂盛矣而臨川之學逮今又將百
年未有重修者成都馬壽祖來為令周視學宮意有弗

稱亟命學官葺理教諭鄧文奉命唯謹躬率邑士不憚勞費材木之朽腐者易瓦甓之缺壞者增牆壁之破者補之楹柱之攲者正之蓋覆比密杇鏝輝炳學計不損一毫而主祀之宮羣居之室煥然一新既落其成衆士咸喜以學宮舊無碑刻懼事迹久遂湮沒欲備始終傳永遠而屬記於澄余竊謂文儒之尚此聖世之厚恩廟學之修此賢令之善政雖然有治有教今日文治浸盛而文教猶有當明者焉前令黄文肅公以朱子之學教

臨川之士流風未泯朱子之學宗程而祖孔孔子之道皦如日月人心所同得也究其理踐其事以吾心之所同得契聖人之所先得知必真知行必實行豈徒剽掠四書五經之緒言以趨時干進而已哉臨川之士繼自今勇猛奮發洗濯刮磨以革舊習以涉聖涯一旦丕變士習之新與學宮而俱新雖俾臨川以為洙泗可也夫如是其可無負於聖世長育之仁矣夫其可無疚於賢令承宣之義矣夫

紫霄觀記

至治元年十月甲子紫霄觀道士張惟善來言紫霄觀在南豐之西南八十里嚴洞之勝世之稀有而遠於通都要途故披奇探幽之士鮮或至者惟遁身絕俗之人保神煉氣棲息其間而亦昧昧鮮有聞也其入山之逕石巖削立中鑿石磴百餘級至梯雲洞洞之上右一逕入華陽洞正路逶迤而升又石磴七十餘級而後至觀門立正殿以禮天神屋三分之二居巖下其前宇飄雨

所及乃覆以瓦正殿之左為屋以禮元武神右為屋以處道流其前為法堂又前為藏室藏室與觀門相直正殿之後石竇中有蜕骨色如金長八尺許又上小巖中有仙牀又上一巖形如甕盎名曰經洞觀之左有掛冠石赤松巖及蛟湖金坑之屬觀之右有丹井四時不竭由丹井入中巖有張丹霞讀書山房中巖而上至山頂為上巖有浮丘祠祠下有小巖曰妙仙洞據高望遠軍峰卓然諸山聳秀盱水如帶縈紆横陳軍峰之下水流

小澗逺觀之前如線通於山石之間五七里内凡九曲

出雙蓮橋合於大溪觀之後方峰如屏觀之前一山名

香爐峰前後左右小巖洞不可勝數觀肇自唐開元名

妙仙觀五代時頽廢宋大中祥符道士王士良重興之

治平初改今額淳熙間道士吳源清知書能詩賜號善

逺大師賜紫一新殿堂今百餘年惟善忝主此山大德

丁未善士施財修葺其舊惟善已紀其歳月於石延祐

丁巳又以善士施財創建經藏正月興役九月畢工惟

善昔年遊江右江左自兩淮荆襄至武當而還今老於山中矣斷一言以傳久遠可乎予聞其言泠然有御風之想欲飛至其所一觀幽竒而不可得惟善通儒家道家書朴素而不俚逍遥而不詭方外畸人也以此地宜有此人非此人不足以宅此幽竒也予既以未獲至為欠則筆其所誦授之達予意於山靈尚期他日往游而賦咏焉

西陽宫記

文章之傳世雖聖賢之餘事然其盛衰絶續之際實關繫乎天地之氣運周巳來尚矣先漢賈馬二子以來八百餘年而後唐有韓子韓子以來二百餘年而後宋有歐陽子天之生斯人也固不數也是以百世以下萬口一辭稱為文章之宗工尊其文則敬其人尊其人則敬其親苟敬其親也則其敬無乎不在而況其墳墓所在乎此予所以不能已於西陽宫之記也西陽宫者何歐陽子之親之墳墓所託也昔韓子二歲而孤先世墳墓

在河陽時或往省歐陽子四歲而孤二親俱葬吉永豐之瀧岡終身不能一至蓋其考崇公官於綿而生子官於泰而遽終妣越國太夫人鄭氏以其子依叔父隨州推官越一年崇公歸葬於吉葬後還隨歐陽子年二十預潁州貢年二十四登進士科歷事多在江北及留中朝年四十六而太夫人喪次年祔歸崇公之兆葬後還潁崇公之葬距越國之葬踰四十年越國之葬距文忠之薨又二十六年六十年間欲如韓子之一省墳墓而

不可得其墳墓之託幸有西陽宮焉宮在永豐沙溪鎮之南舊名西陽觀莫詳何代肇創宋至和乙未道士彭世昌起廢掘地得鐘識云貞觀三年巳丑西陽觀鐘崇公諱觀聲異而字同乃請於朝改觀為宮宮之後有祠堂合祠崇公父子阡表世次二碑竪於一亭中間祠堂敝里人陳氏新之淳熙丙午誠齋楊先生為之記其堂後復敝陳氏子孫重葺咸淳丙寅巽齋歐陽先生為之記莆陽方侯崧卿守吉出錢十萬命邑尉陳元勲修築

瀧岡阡門與牆紹興辛亥艮齋謝先生記其事尤該備
獨西陽無片文可稽祠堂初記丙午至今一百四十四
年矣祠堂續記丙寅至今亦且六十四年矣而宮之道
士鞠文質始遣其徒蕭民瞻來請記建宮本末民瞻之
言宮面山枕溪拱抱明秀金華桃源翼其左龍圖鳳岡
峙其右地之廣袤六畝而縮禮神安葬室屋俱完宋南
渡後道士賜紫者四劉師禹陳宗益彭宗彥曾若拙也
田之歲入米以斗計三百而羸則宮之可藉以永久宜

也而予竊有慨焉甞聞諸禮士去國止之者曰奈何去墳墓也子路去魯顔子併之哭墓而後行然則古人未甞不以不得守其墳墓為慼也而唐宋二大文人栖栖無所歸末年就京就潁而家悉不得歸近墳墓豈其心之所樂哉今瀧岡之阡歲時展省如其子孫者西陽宫道士也據禮之常揆義之正雖若可憮倘非歐陽子之文上配韓子如麗天之星斗光於下土與天無極人之尊仰推之以愛敬其親者亦將與天而無極則亦何以

能使其親之得此於人哉夫能使其親之得此於人也其不謂之孝子哉夫得謂之孝子也而但謂歐陽子為文人可乎哉噫此予所以不能已於西陽宮之記也

按文忠年譜皇祐五年癸巳公年四十七八月自潁川護母喪歸葬吉州之瀧岡胥楊二夫人祔焉是冬復至潁嘉祐七年公遣兄子嗣立告皇妣太夫人墓文修不孝之罪不獲躬親省視松柏者于兹十年無歲不請于朝而訖不獲命則此文謂公終身不能一

至瀧岡又謂六十年間欲如韓子之一省墳墓而不可得者誤也此記為先賢祠墓所係因為辨訂存之

仙巖元禧觀記

信之山水固奇秀而龍虎山都其最山之西十餘里厓石嵌嵁下瞰溪津洞穴百數有名者二十四號為仙巖地勢險絶人跡不到陽顯陰幽若或宅於其間龍虎勝境寄身老子法者宫之逮及國朝盛極甲天下一本三十六支冠褐千餘其崇隆豐厚位望儕於親臣資用擬

於封君前代所未嘗有盖其地氣之積鬱發達而然開府大宗師以龍虎道士際遇世祖皇帝依日月光歷事五朝眷渥如一嗣其統於神奇者若而人演其派於故山者若而人分設宮觀布列朔南郡縣者不可勝計至若仙巖之卓詭殊特自應秉其旺氣而開府之徒孫張師嗣房始建觀於巖之陰面玉屏鉢盂天馬諸峰名元禧觀師恢廓慷慨剛直自立人有過輒面折人有急周之無吝情好讀書能吟詩每謂富貴浮雲死生夜旦爾

倘不聞道如未出世擇地營構俾其徒安內養忘外想
斷守清虛謙讓之教前傳後續永不失墜也嘗從開府
入覲仁宗皇帝制授體道通元淵靜法師主潭州路岳
麓宫乃以元禧觀事屬其徒何斯可致和元年制授斯
可明素通元隆道法師主仙巖元禧觀何之孫薛元羲
具建觀始末薛之諸孫曾吾省謁予求文載諸石命曰
元禧觀延祐三年丙辰肇建六年已未落成殿名宗元
鐘樓鼓樓翼於左右堂名元範東西二廂曰楚椎曰愛

梅東西二館曰清真曰寶元外設廳事之所其二廡曰
興仁曰集義中門扁曰漁樵真隱一池前泓曰環翠池
一澗橫繞橋以便往來曰通德橋觀之後有閑機洞有
芳潤圃有玉泉井茂林修竹名花異果羅簇蔥蒨買田
若干畝以飯衆經畫四五年而功大集泰定三年丙寅
張師化去何師克紹先志凡營構未備者一一修完觀
之陽諸巖聳峭或嵚峅而中空或瑰瑋而外見川流中
貫風帆上下探僻搜怪者時時而至昔陸丈安公偕丈

學士七十八人游覽留其名氏今元禧之建可無記乎願得一言與文安之記並刻以誌後觀予夙聞仙巖之名而足不一履未由模寫其態狀之彷彿因旣龍虎上清關係地勢然亦有天焉亦有人焉天運將昌其教而教門之繼繼承承莫非人才之傑人才之傑有以當地勢之靈地氣之靈有以符天運之昌天地與人三者合一龍虎上清之極盛于今也豈偶然哉仙巖之元禧則傑才之衍靈氣之波昌運之濫也

墨莊後記

莊之為字草下諧壯聲蓋草之盛也假借而他用容貌之致飾曰莊路途之交會曰莊與夫田業之所在曰莊皆有盛之意焉農之業在田士之業在書士之書猶農之田田謂之莊則書謂之墨莊可也然農之治莊其用一以養其生而已士之治莊其用亦一自世降俗陋而其用力或不同用之以明義禮為聖賢者上也用之以資博洽為詞章者次也用之以媒利祿取富貴者下也

莊一也而用有三志之高卑各異爾古先聖王率其民以義種仁獲者無不由夫四術之教書之用甚大也後人為經訓乃文章之緇畬抑末也況以青紫之拾推本於明經車馬之賜歸功於稽古何為小用其書如此哉宋初三司磨勘劉公夫婦目其家所藏書為墨莊而勗其子以學殖逮一傳再傳果以篤志勤學成名登進士科累累特餘事磨勘之孫集賢學士公是先生敞中書舍人公非先生攽學貫古今名塞宇宙而芳百世遂稱

江西儒宗所以用其墨莊者固已占上等之次次等之上而二先生之族曾孫清之與新安朱子契猶恐人疑其治莊之志出於下等也乃請朱子發揮其先代之所望於子孫者蓋在上而不在下卓哉斯志乎中書之胄一派居撫之金谿其八世孫自得自弘持朱子墨莊記來示鄞予增益其語予逡逡數月而不敢僭其請不置於是書此於朱記之左夫士之立志在我人莫能奪也疇昔墨莊之子孫每從知道之大儒游繼今讀書斷斷

乎不志於下遡公是公非二先生之學以上達於周公孔子吾於劉氏之莊何幸及覩其道畊之春畊仁穀之秋熟也耶

梅峰祠記

撫崇仁之境環南西北百里間山之聳延而高大者五俱有仙靈神异之跡寄托其上最南一山曰華蓋由華蓋而西北一山曰芙蓉芙蓉之北支迤而西曰杯山杯山之東北曰羅山芙蓉之東支騫而東曰巴山巴山之

東北為梅峰梅峰者世傳以為因漢梅子真而得名子真昔為南昌尉而此地在漢隷南昌或子真所嘗經行棲息後人祠之於此而以名其山盖不可詳已子真諱福九江壽春人少明尚書春秋成帝時外戚王鳳擅權京兆尹王章以忠直忤鳳下獄死人莫敢言王氏愈熾五侯僭侈新都受封宗室劉向極諫成帝嘆息悲傷其意而不能用永始閒子真上書引呂霍上官三危社稷為鑒乞抑損外戚之勢其遠識深慮逆知王氏之必不

利於淏以遐方小吏越職言事可謂忠君愛國之至者矣其後賊莽勢成遂棄妻子變名而遯有人見之於會稽竟莫知其所終或傳以為仙云蓋賢人哲士沈困下位不忍坐視移國之禍而力不能救則潔身全命逍遥物外高風凛然猶將使百世之下聞而興起省想其遺跡所在敬仰而祠祀之此好德之良心不可泯没者也人以仙祀予真宋代封靈虚妙應真人既合祠於巴山又專祠於梅峰故史部侍郎李公劉家梅峰之陰暨弟

博古捐資築室買田備諸器物度胡守真為道士奉其祠其子修從子濤又度羅日新為道士以嗣胡期於永久不替而中更寇燬守者失次有秉間而據有之者侍郎之曾孫允思言之於官始克復舊乃度鄒嗣昌為道士以嗣羅求予文記其顛末予謂子真忠清而仁其伯夷之流亞固不以祠不祠為輕重而梅峰峻拔特立氣之鍾聚而秀美者山之靈異配子真之名節亘古亘今同其永久也宜李氏子孫善繼先志能得道流之勤謹

者世守此山其事皆可書也是為記

相山四仙祠記

凡山之巍然高峙者其氣盛其氣盛則其神靈大而五嶽次而五鎮下而一郡一邑苟有挺拔聳起之山為一方之望往往靈異而禱祈者趨焉古禮惟諸侯得祭境內名山今庶人以上俱有禱祈然其所祠不主於山之神而假託於人以為靈若山之所託必曰仙其所謂仙非必御風乘雲飛行太空之中或其功行術法有可濟

人利物則祠之矣撫州之西南其縣曰崇仁崇仁之南六十里其山曰相山所祠之人曰梅曰欒曰鄧曰葉謂之四仙考之史傳梅尉南昌欒守豫章山在所治境内鄧葉皆唐開元天寶間道士方伎之流也山初名巴唐時號臨川山而俗稱不改其舊巴乃欒仙名也僉曰宜避而欒嘗為沛相故易名相山云山巔有祠屋其地高寒雷風之迅烈雲霧之濕潤冰雪之凝沍木石不能堪易於朽腐摧裂屋雖頻修而不久復敝住山道士黃守

正積聚材木未及營造而去泰定丙寅六月黄本初來貳其職增益所儲之材七月己未構新屋十有八楹從之深四尋衡之廣如其深而羨一尺適上清孫慶衍被旨長是山遂底完美本初來言曰仙祠一新黄師肇其始孫師成其終本初獲效微勤相其役願刻石記歲月以為後之葺治者勸予觀宋咸淳之季郡守黄侯震為道士羅端英作仙祠記嘆典祠之人攘取徼利令山之提點提舉不私其利不私其名公其心為永久計是可

書已況此山迥絶人境超出物表有地之靈宜有人之傑居山者倘虚吾之心不使有一毫埃𡏖塵滓之留六合内扶輿清淑唯所收拾以實吾之腹逍遥遠近堅固久視且將與四仙合靈兹山亦道家分内事也因及之以為令之奉祠者勉

寧都州判官彭從事平寇記

縣有尉職捕賊舊矣州之判官職如尉國朝制也延祐二年六月贛寧都州寇作判官彭君以運糧留總管府

同知州事趙某攝其職從州長出禦寇七月惟己酉朏越五日癸丑趙與寇遇死焉州無鎮守軍官設捕盜之卒不滿百時平豢安武備無一有聞警亟白之府出私錢市弓箭疾馳而還繕修壁壘越四日丙辰寇逼城下關外民居悉燬君晝計謀懸賞格㲉弓機礮躬事矢石率民兵出城與之角殺寇五六十收衆而入會總管府長官至萬戶府官亦領軍至決寇圍入州城慰安人心州之長貳與君及大家分城四面而守越七日壬戌寇

退越七日戊辰官軍與寇戰於延福里君率先衝陣發六矢俱殪獲馬二匹寇設伏官軍失利而潰寇復進圍城君竭力守禦寢食為廢徧告危急於上司糾集兩鄉民兵七千人八月戊寅旁死魄暨廵檢官率民兵屯州城七里外越翼日己卯寇萬餘人自城下來戰君不避鋒鋭而前羣衆齊力薄寇殺死甚衆令卒登高麾旗招城中之兵出内外夾攻寇不能支奔散渡溪水漲不可渡溺死過半寇大衄遁去州城再受圍凡十有二日乃

解越四日壬午行省平章政事李公出董師臺憲官咸集有指揮使有副元帥有江浙省平章皆受朝命來督視赣州路長官及萬戸六人總六郡兵擣寇巢穴君為鄉導首攻拔一砦官軍繼進大蹂殲其醜類無遺育渠魁就擒始班師州人以寧於是州之士民相率造彭君之庭勞且賀曰保一城之民得免為魚肉君侯之德也救諸鄉之人不化為兎物君侯之德也敢賀矧君侯駐兵之地曰仙亭背俗傳昔有飛仙於此而昇舉盖吉地

也戰之日寇既死於兵又死於水若有冥助然士民願勒石其處以紀君侯之功以無忘君侯之德君蹙然曰噫僕佐州無狀收馭乖方弗能先事弭變為民父母而使赤子弄兵延及於良民遭殺戮遭俘擄遭脅從者不知其幾以至攻犯州城震撼隣境徹聞天京中外文武重臣下臨遐陬動數路之兵然後蕩除居者疲於供億征者斃於鋒鏑寇之所汙軍之所歷胥星蹦藉而不得以天年終者往往無辜之人也思之痛心言之哽咽可

弔也而賀焉其敢自以為功乎士民曰君侯有功而不居謙矣抑此寇一日未殄則州人受一日之禍死生所繫非小小利害也君侯之德其敢忘乎哉於是予之友蕭士資具書述士民之意來徵予文予謂彭君之不居功也其言仁士庶之不忘德也其言義上皆能仁則何至於致寇下皆知義則何至於為寇繼自今官吏士民人人為仁義之人則寧都為善地為樂土矣予亦樂書其美以勸彭君名淑字仲儀濟南歷城人年少而識高

慈斂而廉平為州人所稱云

廉吏前金谿縣尹李侯生祠記

予閒居思天下之治法以為禹稷伊尹之志苟得一縣亦可小試何也縣之於民最近令之福惠所及最速莫是官若也而舉世眢眢孰知其任之為不輕專務已肥遑恤民瘠纒閡吾君之德使不得下達愁怨之氣瀰漫兩間以至上干隂陽之和者十而八九也聚羣羊而牧之以一狼恣其啖食何辜斯民而至斯極於斯之時倏

有人焉慰愜其蘇息之望則民之愛之也烏得不如子之愛父母哉若金谿縣尹李侯是已向論邑政之最必曰五事備予謂簡訟均役二事爾户增土闢盜息三者其效也貪官喜民訟之繁則其需賄之路廣架虚誣告欣然聽納蔓延歲久而不決受誣之人甚則殞身破家事推求直而枉者先有所輸則直者無復得伸役户議差之際鬻賣殆徧惟無力請賂者不脱免即此二端欲民之聊生可乎侯則不然訟者造庭面詰其故稍涉僞

妄往往辭窮或以理感喻之而止所當辨解責之鄉都縱欲逮問不遣一卒比及至官片言判其是非罔有留滞雖理屈抵罪靡不心服上司命之鞫訊亦若是户役一以貲産高下為等第來歲之役定於今歲杪數户俱差則考驗其力以多寡其日分如衡之平無所低昂由是民不可為欺而訟自簡吏不可為姦而役遂均訟簡役均縣之大綱舉矣此外皆其目也侯宰邑凡四初宰華容繼宰臨湘二邑各處三年如一日後宰高安郡以私

而撓縣政侯莅官甫七日遽棄去金谿之治視華容臨湘無異侯之所以過人者非他其善有五而廉為本廉一也明二也仁三也能四也公五也在金谿六年其去也士民思其德傳以紀之者數千言詩以誦之者數千首又立生祠於學宫去已四年而復來請澄記予觀漢循吏傳六人始文翁終召父蜀郡南陽世世祠之今侯得此於民與漢之循吏異世同符予素知侯名樂道其善侯名有字仲方平陽人請予記者前縣尉曾文樞暨

金谿之士彭瑀

江州城隍廟後殿記

城隍郡縣之土神也土神之祭有社又有城隍何也社兼祭五土而城隍專祭城隍也夫祭莫莫重於天地然天尊而地親尊者惟一人得祀親者人人得祭也故有天下者祭地於北郊又祭之於社有國者祭於社而已大夫及士庶人所居之里置社其祭土神以報地一也而地有廣狹之不同王社太社天下之土神也侯社國

社一國之土神也里社者一里之土神國立社而家主中霤中霤者一家之土神也蜡以祭四方百物雖隄水之防瀦水之庸咸得與祭古人於報地之禮周且悉也如是地之險山川丘陵而建邦設都必依險以為固或因山與丘陵以為城平地則累土築城以擬山之險或因川以為隍燥地則掘土浚隍以擬川之險曰城曰隍其名肇於古史之造字其用著於周易之繫文所由來遠矣而禮經國典無祭城隍之文儒者謂社祭山林川

澤丘陵墳衍原隰則城隍固在其中然予竊有疑焉防與水庸尚於祭社之外有崇祭城隍以捍寇敵以保人民其功豈出於防與水庸之下而獨不專報其功乎今郡縣各有城隍祠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其若此類也夫夫土神當祭於壇墠而城隍祭於廟予嘗求其義矣蓋祭必有配社以句龍氏而爵尊德尊齒尊之人往往歿而得祭於里社俗稱土地神是也里人或為之立廟城隍之廟殆亦以棲配食者之靈試以祀

天之禮喻祭地之禮祭社神於壇而配以人猶南郊之祀天也祭城隍神於其配食之廟則猶明堂之祀帝云爾江州地扼荆揚之交面崇巒背大瀆其城其隍山川自然之險形勢之雄他郡莫與倫也城隍配食之人相傳以為漢丞相頴陰侯灌嬰郡志言高帝六年侯築湓口城即今江州地則侯之配城隍也宜或謂他郡城隍亦皆侯配食豈以侯嘗定豫章諸郡而然歟舊江州城隍廟在郡治東北民之祈禱不便宋宣和壬寅郡守遷

於今所歲久屋敝淳祐乙酉沿江制置使以其屬帥郡
民脩完之外門豎景福樓巍然臨孚通衢有錢氏者先
世河北人名安道紹興初江淮招討使張浚命之世掌
城隍祠其來孫大通攻陰陽方伎涉三教緒言熟諳人
情世務士大夫喜與遊病廟地窄隘弗可以恢廓勤力
經營市廟後民地數畝興造寢殿材鉅工良視前構有
加修廣穹隆與外樓稱翼以兩廡規制偉甚家無鉄兩
斗斛之儲好善樂施者相與捐貲以就其志非其誠足

以感於神才足以動乎人何以能壯麗其神之居以至於此哉皇慶壬子創始延祐己未落成值予過江州大通請紀歳月予嘉其為人遂不辭而述古今祀典之大槩以俟後之議禮者攷焉

宜黄縣學記

宜黄撫之支邑宋皇祐元年邑令李詳始建學南豐先生曾文定公為之記學近社稷遺址今不可攷後徙城隍廟北紹興初燬鄧令庾改築於縣治之北葉令上達

又改築於北門石下而以舊學為尉治鄧令昌朝病其近水墊隘乃徙今所紹定庚寅隣寇犯邑官舍民居燬者過半而學獨存淳祐初趙令希熙黎簿璹更造大成殿御書閣陳尉宷祠邑之先達於左右廡寶祐間楊令允恭復新兩廡四齋至元丙子再燬越二年教諭成都胡端宜即其基營構大德乙巳居民失火又燬廉訪分司郝侯鑑廵按適至召諸生議重建以命邑長愛忽都魯時學官去職邑士李仲謀董其役取材於官山士之

有力者捐資以助未幾廟殿成講堂成兩廡從祀之室各五齋舍四各三間中門五間外門六楹立先聖像至大辛亥教諭南豐陳敏子增陶瓦瓷覆門廡立四先師從祀十子像又繪兩廡七十二子諸儒像祀邑先達樂公以下十二人先是前進士鄒次陳書來徵記至是教諭復以請將刻南豐先生舊記於石以與新記並嗚呼學校庠序之設自三代至今凡有社有民者率莫之敢後誠以國命繫於人才人才繫於士學也夫士之為學

豈待官之建學哉然而官必建學以居夫士俾為學者於是乎學焉厚之也上之厚之者如此士之自厚者當何如居學而不為學自薄也為學而不知所以學自誤也所以學如之何如南豐先生之記之所云是已嗚呼三代而下正學湮廢士各以其質之所近意之所便為學學且所學非三代之士所以學者也南豐先生之記在孟學不傳之後程學未顯之前而其言精詳切實體用兼該有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者宜黄雖小邑自昔

多良士繼自今士之為學人人能如南豐先生之記之所云則合乎程接乎孟以上達乎孔氏不待他求也於心有得也於身有守也於時有用也斯無愧於居是學矣不然不學者業荒行毁其為學者又不過誇記覽衒文辭以釣名聲干利禄而已是豈上之人所期於邑之士者哉

武城書院記

武城書院吉永豐曾氏之所建也其名武城何本曾氏

之所自出也按史記仲尼弟子傳參南武城人其苗裔有自魯國徙江南者故南豐之曾追述世系以為曾子之後而永豐之曾亦然葢武城之曾盛於魯越千數百年而南豐之曾始盛南豐之曾盛於宋又百數十年而永豐之曾繼盛兄弟俱仕翰苑其父前進士宋之監察御史元之儒學提舉也因子貴追封武城郡伯於是設書院祠先聖先師以及其考以處宗黨來學之人翰林之長移文集賢院轉而上聞朝議可之俾椎曾氏子孫

之儒而賢者掌其教予自京師歸而曾氏請為記其書院興創之由予觀前代書院皆非無故而虛設者至若近年諸處所增不可勝數襲取其名而已有之靡所益無之靡所損曾氏自謂先師之冑而為請於朝者且以上傳道統下繼祖風其待之至厚責之至重矣豈可復如他處書院之有名無實也哉然則武城之教宜何如學曾子之學可也曾子之學大槩切已務内無一毫為人狥外之私必孝弟必忠信行必無玷言必無偽使近

而宗族遠而鄉邦萬口一辭稱之曰君子而後可以庶幾焉不然有一疵疚人將譏笑而徒以涉獵故實衒飾詞華為學恐非所以繼祖風也況於道統之傳而敢輕議哉澄也氏雖非曽而所願學者在此用敢為武城後世子孫勉武城伯名晞顔翰林直學士名德裕者其仲子也應奉翰林文字名巽申者其季子也

樂安重修縣學記

宋紹興乙巳割撫吉崇仁之四鄉置樂安縣置縣之六

年令魏彦材始建學建學之七年清江謝尚書諤時為攝尉令王植委之考進諸儒不滿一百蓋創縣未久教猶未洽也其後十倍於初迨宋季年升國學貢禮部登進士科者甲諸邑雖其所尚未離乎文藝然以後創之邑百年間士學彬彬如此亦可謂盛也矣縣學之建百一十有二年而地歸於大元壤土遐僻干戈搶攘人士逃生救死不贍遑及絃誦俎豆事哉足迹之布於學者無幾宫牆之内鞠為茂草固其所也既而兵難稍紓軍

官王佑周視廟學惻然興懷不謀於邑僚不資于士民躬率卒伍取没官廢屋之材構講堂一新之越數年堂復敝邑士陳仕貴率其弟進市民屋五間葺任以至撤其舊再新之又新中門三間葺廟殿并兩廡從祀有室肄業有齋繚以三門庖廩具完令王英簿董進教官前太學進士董德暨諸儒力也皇慶初元廟之前守將壓令劉汝弼議更造築基崇於舊二尺教官闕員以陳仕貴攝事資取於家材取於其山先為之倡而學之士及

邑之好事者皆捐費以助仕貴之弟善司其出納令於
公事暇督視不倦八月鳩工九月竪楹明年秋告成奉
聖師從祀神像於新廟行上丁釋奠禮士咸集僉言曰
當今文教懋明於上士氣未大振於下而吾樂安自甲
申辛卯甲午至於壬子廟學棟宇四新矣官不敢以不
切而弛未遑而慢士不敢以有費而辭有勞而憚昔夫
子之作春秋凡興造之事新延廄書新作南門書新作
雉門及兩觀書僖公修泮宮詩人頌之而春秋不書何

也春秋刑書也常事不書失禮失宜乃書書之者貶之
也所以示懲也詩之有頌頌其美也得禮得宜而頌頌
褒之也所以示勸也廟學之新也事之得禮得宜孰大
焉既未能效史克之頌而遂使泯泯無傳無以勸後殆
於不可於是請記興造歲月於石以傳方來予稽樂安
建學之始攝尉謝公首為之記其所期於樂安之士者
甚厚期之以臨川之王期之以南豐之曾期之以廬陵
之歐陽清江豫章之劉若黄而猶未已也將藉之以問

津以詣聖門以歸於仁義道德不欲令人有愧於古士之自期其可不如公之所期者乎嗚呼聲利紛爭身外事也道德仁義性所固有求則得之不待資借於人振拔而追前輩之高步謝記已云予何言哉本其末而末其本高其卑而卑其高非所以答官府修學之意非所以副朝廷用儒之實也

瑞州路正德書院記

瑞州路正德書院蒙山銀場提舉侯君李蘭奚所創建

也夫荆揚貢金從古以然周官丱人掌其地守之以禁而取之以時蓋猶秘其寶於地藏其富於民而不盡括其利於官也蒙山跨瑞袁臨江三郡之境固為寶藏唐以前未之聞宋之中世山近之民頗私其利而置場設官自國朝始職其職者旦旦惟利國是圖既無治民之責誰復有教民之意哉當衮衮興利之場而切切興學之務其人識慮蓋遠矣然創建之初功未完而侯君去至於今二十餘年田租薄少不足以贍給室屋日就敝

壊延祐二年夏提舉陳君以忠至祗謁先聖顧瞻憮然
即日修葺殿堂門廡煥然一新塗徑堦除甃砌端好聖
師像位龕帳案座靡不整嚴置田增租歲入可二百斛
比舊多十之七八其費一皆已出無所資於人延請師
儒招集徒衆誦習其間公退之暇躬自勸督佐其經畫
者前龍興路學録鄒民則也予嘗嘆天下之事誘於其
名眩於其實者總總而是若此書院之設豈徒狥其名
而已固將責其實也蒙山僻在萬山之隈近於寶貨則

其民貪遠於都邑則其俗陋身不遊於庠序則耳目不濡染乎禮義殆如孟子所謂飽煖逸居而無教者矣故夫居之以羣居之地教之以善教之人俾學者於是而學其當學之事此陳君所以繼侯君之志也而諸人所以副陳君之心者何如哉是有在於學者而尤有繫於教者焉古者二十五家之里門有塾塾有師不特為士者學民之朝夕出入必受教而後退是以風俗厚倫紀明人人親其親長其長族婣鄉黨相友相助相扶持譪

然仁讓忠敬自家庭達於道路雖閭巷之民莫不有士君子之行當時之教必有異於今者今之教於書院者誠能如古舊習丕變而蒙山之民新矣不然教之數十年猶夫人也書院之名曰正德而於正民德之實安在陳君之所期果如是乎陳君瑞之高安人寛易倜儻重義輕財嘗冶銀於興國所獲贏餘悉以施與客遊天京為貴近所喜受中旨來莅是官先是官課不辦民力重困又取木炭於瑞州龍興不勝其擾為言於當路凡場

所輸殺四之一官自買炭摱不及於二郡律已公廉而辨課優斂公私便之觀其所責於已者若是其實則其所期於人者從可知也

都昌縣學先賢祠記

秦漢而下孔道之傳不續歷千數百年乃得宋河南程子遠承孟氏之緒而元公周子實開端於其先文公朱子又集成於其後二子當熙寧淳熙間俱守南康郡南康偏壘也傳道二大賢嘗過化焉都昌南康屬縣也疇

昔仁風之所披拂教雨之所沾濡流芳遺潤百世猶未
泯社而稷之尸而祝之也固宜考江丞相修學碑周朱
二子有專祠在縣學適年廢而莫舉天歷巳巳教諭萬
鈞用至惕然大歎白主簿黄將仕孚轉達縣丞何某縣
尹李某僉議諧協遂營明倫堂之西翼室設二子位扁
曰先賢祠允為知教之本者鄉賢舊亦無祠若朱門四
支西坡黄氏梅陂彭氏厚齋馮氏昌谷曹氏萃祠於明
倫堂之東翼室强齋彭氏深居馮氏暨古心江丞相配

廟曰鄉賢祠表章尊奉之餘靡不竦慕興起其於人心世教豈小補哉抑自古逮今有教必有政區區邑校於教幸知所務聞明倫堂北豪民侵疆久弗克正職司往往誘於其餌而不顧今教諭踵前官之所已行且牘於縣簿贊丞尹督府史究竟根株上其事於郡卒能復六十年已失之地於黌宮教外之政此其一爾主簿孚少從余學請為作先賢祠記余因及一縣治官教官之可書者并書之以勸方來

臨汝書院重修尊經閣記

宋淳祐戊申馮侯去疾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事至官之日以其先師徽國文公朱先生嘗除是官而不及赴乃於撫州城外之西南營高爽地創臨汝書院專祠文公為學者講道之所明年己酉書院成位置分畫率倣太學故其屋室規制非他書院比左个之左豎危樓貯諸經及羣書於其間扁曰尊經閣大元延祐乙卯樓燬於火官命重建越六年庚申四月廬陵黄鎮來長書

院始克構架又三年至治壬戌九月工畢事完輪奐復
舊同知總管府事亞中大夫馬合睦提調其役相之者
前經歷趙諧繼之者今經歷張允明也是年春予往金
陵過撫山長以樓成請記予有行未暇作其冬還自金
陵而總管太中大夫杜侯至與廵按官廉訪副使董侯
登斯閣周圍瞻視且嘉山長之勤又一新外門齋舍廊
廡暨池亭靡不修葺而以書來促記命山長躬詣吾門
以請噫漢賈生有云俗吏所務在於刀筆筐篋侯下車

坐未煖席而惓惓焉以儒教所當務為急其賢於俗吏遠矣哉書院之創逮今七十餘年矣未嘗刻石記其興造始末非闕歟令侯急人之所緩而補昔人之所闕余何敢以固陋辭夫尊經云者豈徒曰度羣書於高閣以為尊也哉曾子嘗言尊所聞子思嘗言尊德性尊者恭敬奉持不敢褻慢之謂經之所言皆吾德性內事學者所聞聞此而已所聞於經之言如單懷許公所謂信之如神明敬之如父母而後謂之尊讀其言而不踐其言

是侮聖人之言也謂之尊經可乎昔日馮侯名此閣今日杜侯之重揭斯扁也其所期望於學者為何如予少時一再就書院肄業不常處也而私淑於經一句一字不敢輕忽資凡力小用志亦甚若然老矣而無聞僅僅能通訓詁文義之粃糠於道昧如也其有負於馮侯之意多矣繼自今學於書院者其可不深以予為戒而惕然警懼動息語默必知所尊以求無負於杜侯之意哉杜侯名毓賢而有文嘗為學校之官故其加意於儒教

若此云

湖口縣靖節先生祠堂記

晉靖節陶先生家潯陽之柴桑嘗為彭澤令後析彭澤創湖口縣湖口亦彭澤也故其境内往往有靖節遺跡孫侯文震宰湖口因行其鄉至三學寺民間相傳以為靖節讀書之地旁有望月臺舊基猶存乃出私錢屋於臺基之上且就縣學東偏建祠堂三間以祀先生湖口小邑凋敝特甚扼江湖之會當驛置之衝侯興補滯廢

應接往來精神光昭意氣閑暇處難若易任勞若逸固其才畧之優而又追慕先賢尊崇表章以勵末俗是豈俗吏所能為者值予舟過湖口而請記其事竊惟靖節先生高志遠識超越古今而設施不少概見其令彭澤也不過一時妝伯辟舉相授俾得公田之利以自養如古人不得已而為禄者爾非受天子命而仕也曾幾何時不肯屈於督郵而去允此志節異時詎肯忍恥於二姓哉觀述酒荆軻等作殆欲為漢相孔明之事而無其

資責子有詩與子有疏志趣之同苦樂之安一家父子夫婦又如此夫人道三綱爲首先生一身而三綱舉無愧焉忘言於真意委運於大化則幾於同道矣誰謂漢魏以降而有斯人者乎噫先生未易知也後人於言語文字間窺覘其髣髴而已然先生非有名位顯於時非有功業著於後而千載之下使人眷眷不忘其何以得此於人哉予於孫佚之爲惡乎而不喜談樂道之也佚燕人所至有廉能聲

奉新縣惠政橋記

新吳豫章郡之屬邑也有水横貫於邑之中曰馮水馮水之源出百丈山行百有餘里及邑之西其流分為二經流在北遶邑治之南而東支流在南徑南市之北至邑之東而與經流合二流各有橋梁以渡水勢漂悍橋不能支屢修屢壞南橋之袤踰二百尺而北橋之袤殆七十尋故其壞尤數其修尤難宋初邑大家胡氏架木為梁太平興國中胡之家有國子監簿仲饒嗣新之其

弟秘書省校書仲容請楊文公億為之記名其橋曰安固於後改作浮梁而易其名曰安濟淳祐間浮梁敝晉城鄉羅鑑暨奉新鄉王絢率諸大家合力結為墩至元末石墩亦敝邑之令佐用民力竪木為柱置板於上而易其名曰行教財力夫力一皆取於民王德全者絢之元孫也輕財重義克蹈祖武視役户歲遭督責之苦役夫時被鞭箠之虐惻然興憐遂以修橋為已任大德戊戌捐資造新橋五十餘丈不藉勢於官不假力於衆明

年春為水所壞則造二舟以濟至冬復完其橋自後輒壞輒修不以其事諉官府買晉城鄉杉木數百畝長養其材為久遠計歲乙巳相視水勢平緩之處於橋之上流二十步兩岸疊石重構新橋廣袤一仍其舊其將終也遺命囑其子文炳兄弟勿墮前勞以田租六百石及晉城杉林專備修橋之用延祐甲寅橋又壞文炳兄弟又造二舟以濟至冬又成新橋其南橋舊名惠政大德以後修理一出王氏之力至是南流漸徼乃用七千餘

力運土石實築埤道壅水北流南橋既廢得以萃其工力於一橋而移彼惠政之偏易此行教之名邑人咸喜求予文記其事予謂古以除治橋梁為官政而今亦然但官無可用之財而惟民是資則惠未及民而厲先及之矣王氏以一家獨任其功俾官不勞心而得惠政之名民不勞力而蒙惠政之實世世繼述而無倦嗚呼其孰能有此用心者哉德全賑饑賤糴該受賞典則以老辭將官其子則仲子文炳叔子文謨俱讓而以俾其季

子文傑仁讓如此王氏之昌其未替乎

尊德性道問學齋記

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為人以此德性也然自孟氏以來聖傳不嗣士學靡宗漢唐千餘年間儒者各矜以長奮迅馳騖而不自知其缺董韓二子依稀數語近之而原本竟昧昧也宋初如胡如孫首明聖經以立師教一時號為有體有用之學卓行異材之士多出其門不為無補於人心世道然稽其所極度越董韓者無幾是

何也於所謂德性未嘗知所以用其力也逮夫周程張邵興始能上通孟氏而為一程氏四傳而至朱文義之精密句談而字議又孟氏以來所未有者而其學徒往往滯於此而溺其心夫既以世儒記誦詞章為俗學矣而其為學亦未離乎言語文字之末甚至專守一藝而不復旁通它書掇拾腐說而不能自遣一辭反俾記誦之徒嗤其陋詞章之徒譏其拙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弊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

全天之所以與我者爾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為仁義禮知之根株是為形質氣血之主宰舍此而他求所學果何學哉假而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免為習不著行不察亦不過為資器之超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未也況止於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峰之饒則與彼記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何能以寸哉漢唐之儒無責焉聖學大明於宋代而踵其後者如此可嘆已清江皮公字其子曰昭德具師名其讀

書之齋曰學從吾遊請以尊德性道問學更其扁名合父師所命而一之意謂而父所命天所命也學者學此而已抑子之學詞章則云至矣記誦則云富矣雖然德性無預也姑置是澄也鑚研於文義毫分縷析每猶以陳為未精餖為未密也墮此科臼之中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因子之請惕然於歲月之已逝令於吾子其敢以昔之自誤者而誤子也哉自今以往一日之內子而亥一月之內朔而晦一歲之內春而冬常見吾德性之

昭昭如天之運轉如日月之往來不使有須臾之間斷則於尊之之道殆庶幾乎於此有未能則問於人學於己而必欲其至若其用力之方非言之可喻亦味於中庸首章訂玩終篇而自悟可也若夫為是標榜務以新美其名而不務允蹈其實是乃近代假託欺誑之儒其弊又浮於末學之外而子不為是也

臨江路修學記

官之於人也不戾於其才人之於官也不戾於其職此

盛治之世人不能皆然也糾察之官必明如水鏡也而罷軟昏庸者有之字牧之官必慈如父母也而貪饕殘虐者往往而是至於儒之設官此古之所謂以道得民者豈苟然哉必曰立師道以善一世固難其人倘為其所能為以不墮其職斯亦可矣大德十年冬予董江西廣東儒學稽教官之能振職者莫不以臨江為首稱明年予移疾還家道經臨江見其學宫之飭學徒之聚學計之饒學務之舉心甚異之有頃諸生合辭進曰臨江

學計嘗時三四月已匱用不足則事事弛前教授所不能極真定劉君德原以學正行教授事乃能若是蓋學正貳教官者也長所為貳或不欲貳所欲長或不然此事之所由廢今以貳兼長無牽制之患故能專心一力有所規畫殿楹之朽蠹者易以良材殿壁之敗壞者甃以堅甓前霤敞重檐五間俾行禮典樂者遇雨無沾服之憂兩廡從祀繪像一新禮器若尊爵若罍洗若簠簋悉範以銅樂器若琴瑟若笙鏞若柷敔並準太常舊制

肇造購得英石作懸磬十六執事之人各製祭服講堂書樓府庫庖廪靡不修治生徒有肄業之齋教官有燕適之所其於學計徼其逋負而所入豐節其浮冗而所出約比及三年沛然足用會所餘以上送至元鈔為貫四千有竒學有田在新淦之鄙與僧舍隣冒占強奪垂二十年官職往問貪者中其餌怯者駭其横卒莫之誰何令兹力陳於當路僧計窮納賄以請卻弗受竟歸其侵得米百四十餘斛予聞而益嘉之意官不問崇卑維

廉維能何事不辦君之仕此具發端耳可不謂才之無
戾於其職者與循是而充之何官不可為也抑自昔臨
江人才於江西為盛集賢劉公之經學視古無前尚書
謝公之古文追配歐陽文忠公王文公曽中書李直講
而無愧然未聞其繼也今在學之士有宮以居有粒以
食歳息其閒者亦求所以躋二公而上合古之聖賢否
乎内之學何學外之文何文羣居所言者何言日用所
事者何事若止如今所觀而已則二公未可及也而況

於過之乎處則為名儒仕則為名宦必有其本其思之哉其勉之哉於是諸生請記其語遂書以遺焉

儒林義塾記

廬陵郡之南百八十里其縣曰萬安萬安縣之西二十里其地曰鄧林山水明秀人煙叢聚一名儒林唐以來文物之盛他境鮮儷宋三百年擢科與貢之士不可勝數舊家盛極而中微有劉氏自郡城徙居於此而代興焉貲甲一鄉其翁好善樂施五子俱務學仲子桂平嘗

然嘅嘆謂昔也此地儒風彬彬而今也或至惰棄其業非有他也無所於學無以教之而然耳乃設塾延師凡黨里子弟童蒙以上悉許來學既而病其湫隘一新營構中創先聖燕居之室二廡翼其左右前為中門門之前為外門後為講堂堂之後設爐亭有齋舍以館諸生有庖廚以供飲食施田若干畝歲收所入以贍其用扁曰儒林義塾不遠數百里造吾門請記其事將欲垂之永久俾不墮壞其立心遠矣哉余考前代義塾之設雖

陽為首稱學舍四五百間好義之家所自為而不屬於官府其後遂最天下四大書院之號五季亂之餘上無教下無學而士之讀誦傳習猶幸不廢者其功為多今日所在書院鱗比櫛密然教之之師官實置之而未嘗甚精於選擇任滿則去矣養之之費官雖總之而不能盡塞其罅漏用匱則止矣是以學於其間者往往有名無實其成功之藐也固宜劉氏義塾既不受官府之拘牽則與睢陽之初一也其養之之費有繼而教之之

師亦惡可不慎也歟不然學徒鏘鏘書聲琅琅非不可視可聽也要其效之所成高者僅可應舉徼利達卑者不過識字記姓名而已又奚足云哉教者學者如之何其必遵朱子之明訓拳拳佩服弗至弗措必洞徹於心必允蹈於身行必可以化民美俗才必可以經邦濟時而非但呻畢摛辭之謂夫如是命世大儒由此而出庶其不負建塾者之心乎

安福州上田里塾壁記

世有甚易至之事而人或怠於至亦有甚難期之事而人每必於期吉之安福上田李氏儒家也宋南渡後有淳熙布衣獻中興頌見知艮齋尚書者有慶元貢士著史評二十懷古詞八見知益國丞相者淳祐又有鄉貢者焉咸淳又有漕貢而國朝至元間掌教於縣者焉先後四世皆治儒術以千人爵而卒未愜所期也五傳至辛翁至元縣教之子淳祐鄉貢之孫評史者之曽孫頌中興者之玄孫也安福城西五里外創里塾構禮殿奉

先聖先師設講堂立齋舍門廡庖廩悉具方將請公頟
割私田以教以養意蓋有所為事未及竟而身遽終子
剛猶稚越數年漸長亦克畀田百畝供里塾春秋釋菜
之費示不改父道也天歷二年春剛之外傅姚貢士霄
鳳暨友周南瑞過予言其事予謂父之創塾而有所為
者已矣子之畀田而無所為者可嘉也雖然剛之先世
期得人爵之貴而竟未之得不可必得故也世有可以
必得而其貴過於人爵者剛亦願為之乎夫人爵之貴

小夫賤隸之所貴耳而大人君子不以為貴天爵之貴大人君子之所貴也雖千百世之下猶以為貴況於求人爵之術必效人作虛辭雖不可謂難而或有不能修天爵之方唯反已用實功雖不可謂易而人皆可能也人皆可能者何也已所自有不待假借也仁義禮智人人有之不為則已為則人人能之有所慈愛而擴之則仁也有所羞惡而擴之則義也有所敬讓有所辨別而擴之則禮也智也婉順父母謂之孝雍睦兄弟謂之弟

盡心為人謂之忠推心待人謂之恕仁也義也禮也智也孝也弟也忠也恕也豈人所不能哉非不能也不為也為之而能能之而熟熟之而極則雖堯舜之道亦不過孝弟而已雖夫子之道亦不過忠恕而已人而能孝能弟能忠能恕則人人可堯可舜可夫子也夫如是名滿天下法垂後世雖無人爵之貴而莫之能及其視小夫賤隸一時之所榮生與鳥獸同羣死與草木俱腐者豈不相去萬萬哉至順元年冬南瑞重來為剛請教於

是書吾言以遺俾以揭諸家居之座右刻諸里塾之壁閭而自勵自警焉

循岡義塾記

古昔盛時萬二千五百家之鄉有鄉學鄉大夫主之頒教法於州黨族閭俾教其民二千五百家之州則州長屬民讀法以時習鄉射於學而尚功五百家之黨則黨正屬民讀法以時習鄉飲酒於學而尚齒雖二十五家之閭巷亦有塾閭内致仕之老朝夕坐其中民之出入

者必受教教成俗善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後世雖休明之朝亦唯郡縣有學居之遠於城郭者子弟無從至焉舊豫章郡之豐城縣有揭氏家於長寧鄉之觜岡下族以儒鳴曰商霖曰飛雄曰三京於宋紹興淳熙嘉定登進士科曰先覺曰著亦以累舉奏名得仕際國朝而仕者養直儒學教授徯斯翰林應奉王孫鹽司丞時益縣主簿司丞君在官命長子恴就觜岡之基建義塾聚教其族人少子懋相成之中建巍樓一前建小樓二

中以奉先聖旁以處學徒主簿君割右畔之地益其廣而構燕居之室及庖與門以底於完美畀田五百畝給其食建塾之意殆與古之里塾無異㸔詣予求文記之將以示後期於永久而慮其墮廢也余謂古之里塾有教無養今揭氏義塾有以養之矣而其所教之者未知其何如蓋古之學教人明人倫今之學其教不過習無用於世之文辭以釣有利於已之爵禄而已使義塾之教亦若是雖有塾奚益其必以擇師為先乎其師也不

必記覽之多也不必言語之工也擇其有實行孝於親弟於長敦於宗族篤於外婣信於朋友仁於鄉里行已有廉恥待人能忠恕者以淑一家一族之子弟取朱子小學一書熟讀實踐薰蒸涵泳久自變化將見一家一族無一人不明於父子兄弟夫婦之倫推而及於宗婣朋友鄉里之閭雍雍和順充滿融盎貴者必獲稱當代之名賢富者必獲保奕世之永業雖不求名求利而其名其利孰大於此余觀丞簿伯仲藉父世資而不分析

已與薄俗逈殊若德若懋克嗣前猷人倫之厚出於天稟之時天之昌揭氏於斯可卜也繼今又以古之教教其家教其族則人之所昌有以合天之所昌揭氏之悠遠隆盛詎可量也哉

重修李氏山房書院記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子讀是詩而曰詩之好仁如此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夫子讀是詩而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民之秉彜也故好是懿德夫孩提之童初生已知

愛其親藹然天地生物之心與生俱生而非有使之者也心有此仁則必好之如山之髙目所必仰如路之大足所必行也然仁之為德人人所同吾有是仁彼亦有是仁也好吾固有於心之仁豈不好彼同有是仁之人乎秉彛者固有是仁之性也懿德者同有是仁之人也有是常性者未有不好懿德之人心同是仁故也南康李文定先生少學科舉之學未弱冠時朱子來守南康心竊慕焉既成進士遂往受業終身截然禮義之閑澹

然利達之境蓋學而有得於師者視其所師若高山之
崇崇景行之坦坦嚮仰履行弗忘弗懈悅焉日孜孜也
詎非夫子所謂好仁者哉所居之縣曰建昌前有兵部
尚書同邑同氏清名姱節望於一鄉藏書廬山五老峰
之僧舍號李氏山房中更亂離書與山房俱燬寶慶丙
戌言於邑令曹豳仍李氏山房舊號創書院於縣西以
祠尚書述其學問出處大槩而為之記文定推好仁之
心而好人之懿德蓋若是或曰尚書人品固高未嘗得

聞聖學也文定師朱子而慕尚書何居曰已之好仁必學聖人以充其全體人之懿德苟其生質之美制行之卓有合於仁之一德斯可好矣孟子欲學孔子而亟稱夸惠夸惠雖不能如夫子之大全而使頑者廉懦者立鄙者寬薄者敦亦足以俾世教文定之拳拳於尚書之懿德也其猶孟子之稱夸惠也歟文定既殁與尚書合祠皇元新政建昌陞縣為州山房始亦專官後以州之學正兼掌泰定初學政李仲謀欲新書院會進士高若

鳳以州判官總儒學事志同謀協乃克重修新祠堂新講堂又徙燕居之堂煥然有加於舊仲謀為賦以紀其畧而徵記於予予弗及詳其工役之歲月室屋之規制而獨發明文定好仁好德之心以為來者勸繼今以往人人知好德則官於斯者必能嗣葺而俾二李之祠永不廢墜人人知好仁則學於斯者必能升文定之堂闖朱子之室以無愧於燕居所視之先聖先師而尚書公之懿德亦水木本原之分支分派也尚書名常字公擇

文定名燔字敬子人稱弘齋先生云

武寧縣儒學記　　范梈

武寧為龍興西南壯邑山刻而水駃故其民多秀拔以學行著於代者不乏人國朝嘗設寧州以隷之而兼分寧縣後又以分寧為州而武寧仍為龍興屬縣學官據修水之上直縣廨東南始縣隷州而學隨州州廢而復隨縣棟宇歷久風摧雨浥坐漏日星於祀事至不嚴居有弗寧過有弗念凡如是者匪制於用則拘於謀假一

有志者為之亦何事之不立哉至治二年夏余被檄過
馬謁先聖廟庭退而縱觀升堂戲欲坐甫定文學掾夏
侯士璋作而曰余幸叨茲掾不幸學計單薄乃有廢墜
不能興補若茲所覩者敢以為告余喜以語縣長令皆
曰是吾職也時有没入官舫廿餘艘白諸憲司畀之凡
儒與有力者走趨相事將興廢會有土功之令踰年禁
弛士璋去焦大有繼之而後令之來者益勤無怠至治
三年二月經始泰定元年十月訖工禮殿門廡講堂書

閣巍然一新祀事嚴矣余又適至學者撫本末請記於石余嘉夫文學掾之有志令之能思其職也學校所以明人倫聖人人倫之至而令而後邑之士子有游有居是養是教思先王之道志所至而學亦至雖何人予何人有為者狂作聖矣是其成也將不有如今日之興廢補敝者乎願因諸君之善以為士子規且以見君子之於天下苟有志無所不立也前令李洪濤後令呂天倪始終是役者臨縣史刺馬丹後三年四月朔記

青田書院記　　　　程文海

道不繫於地也然由迹以知其事治事以見其人使後之學者有所觀慕感發則地亦若與焉者此青田書院之所為作也謹按陸氏居青田至象山文安公時已十世不異爨先代復其賦表其廬文安公兄弟又以道德師表當世而青田陸氏聞天下中更寇燬星分瓦解陸氏先祠亦不能屋矣至元二十三年廣平程某以侍御史將旨江南過金谿顧瞻遺址閔然興懷鄉之耆舊咸

請復其家且建三陸先生祠遂以語郡郡下之縣縣無
其人文書苟具大德五年公諸孫如山慨然謀諸賢士
大夫且懐牒郡庭以為請衆咸義之為助其費適縣令
尹張君懌政最方茂有志斯文欣然自以為功乃即義
居故址創屋數十間春秋有祠講肄有堂廡門房室署
備扁曰青田書院而請某為記某盖嘗冀其成而今始
克成可喜也抑可嘆也傳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使
家皆陸氏人皆文安弟昆治民者豈復勞其心哉亦既

不然而於風厲示效之方又藐然曽不訾省是不亦可嘆已乎美哉張君能知所先務也懿哉賢士大夫能助其子孫繼志也大哉公之道德久而彌章也公與徽國朱文公生同時仕同朝學同志其不同者立言有豐儉之間是以今之知學之士知文公者甚衆而知公者甚鮮知不知非道之所計然以義居數千指若此不幸遇患又若此行道之人猶念之況大賢之里居政教之所急而可藐焉略不訾省若此乎此無他不知之過也某

雖未足以知公抑嘗知學公嘗有云就使吾不識字要當為天地間堂堂正正大丈夫今家之子孫與其里之秀民勞於作樂於成庶幾藏修游息於永久其亦奚所見乎是必有所慕矣然慕其人不若師其心居其居不若履其道不然名存實廢室邇人遐適足以來無窮之慨嘆而已然則父兄師友可弗念歟是役也以七年二月建十月成明年三月記

踈山白雲禪寺修造記

大雄氏之宫布天下得地者什六七得人者什二三西江之西之山之宫仰為大疎次之疎為近故予知疎為多昔疎之興也盖有記之者矣故予獨記雲住師之能熾焉自住之住是山也於今八年矣一年而僧堂改觀二年宫殿塗塈丹雘莊嚴像設供養之工畢舉三年作下院於撫州又作於金谿縣四年鑿山為園藝桑藝桐藝茶凡四千五年窣堵波小大之屋皆完新以其餘力復取化城洲地六年又鑿山種樹林餘二萬役水舂碓

而屋焉之七年架萬歳閣八年閣成設飾咸具刻畫肖
像萬身搬二庫以豐財八年之間無日不事無事不有
功然後視堯之廷布金之地始淵麗廓大崇極輝赫居
者過者無不生歡喜贊嘆瞻仰尊敬心曰住真善住者
住曰未哉明年吾新香積矣又明年吾新西堂矣明年
無量吾事亦無量於是山中之人皆驚且服願記其事
夫佛之道非假宫室以為殊勝也非資田園以為贍博
也然以人而學佛之學則非人莫能為者毋亦宜先為

之乎且佛固人也彼為刻躬闗性無暇於此今學焉者既未能學且為又不為人之為則予於斯也誠有不能名之者矣今疎之熾也得人之效也記之而使繼之者繼之其所謂無量無量者非耶住鄮人也嚚貿尚書之胄也楚山上人之法子也大德六年乚寂疎無人疎衆枚卜十人於佛住獨吉再卜任又吉乃以上聞錫之璽書而為疎主遂自徑山來歸歸而以潔身自誓于佛然則佛固許之且復信之矣住蓋能于無所住而生其心

者耶然則疎之熾也奚足為任言哉

昇平橋記

臨筠之交鵲山之陽梁於灝江之上曰昇平橋灝迅急歳輒壊至大元年春里長者黄應瑞相橋下流勢少殺謀遷之易族子田以移其址買晏氏山以礱其石更為石橋抵地丈餘得故橋株十數石佛像十有三乃故橋所也獨心喜經始于是年四月二十六日落成于明年三月八日修丈十廣去其七高如廣之數上為屋七楹

工凡六千五百費緡萬五千有竒又為庵其涯以祠石佛䕶道者守之酏鄒岀簪珥以相焉橋成之日行者歌休者誦煙峰流泉獻狀增勝皇慶二年其諸孫允武來京師謁記曰此鄉民之志也且言君平生好義嘗于上高之境為二橋曰新曰大湤又鑿新喻檀嶺道數里作舍邑旁以便蒙山之役者若此甚衆余觀萬金之貲世常有之不拔一毛利天下嘐嘐然曰我為善我為善不過諂土偶飽巫覡求福田而已他弗知也黄其庶乎昔

有結茅度蟻奪高第者黄所濟多矣黄固涪翁之苗裔也盛德之門又浚以益之其大也必矣君年八十餘耳目聰明齒髮不衰子若孫皆謹愿篤學未必非其報此亦鄉人之言也君何心焉書畀允武歸刻於橋之上君字國祥人即其居號之曰曉山老人云

太和州重修快閣記

廬陵有閣最一郡之勝在太和東南城上邑令太常博士沈遵名曰快閣迨黄太史庭堅繼至賦詩其上而閣

之名聞天下盖自豫章泝流五百餘里江盤峽束牽挽鬱隘巃心怵目至是而山平川舒曠朗褰開躍然如龍蛇之伸鶤鵬之息跂而四顧快可知已邑為州官事繁遊覽廢閣壊為庖為驛為獄訟之庭旋葺旋毁豈復知有所謂快者哉至大四年邦侯聖陰徒貳車楊學文議改作而侯以監察御史名留倅五百緡屬寓公高安尹嚴用文成之已而郎侯祐來議克合掄材徵工撤而新之為屋三重重十楹前為閣後祠太史中為燕休之堂

三年而畢弗亟弗徐屋加于舊而民弗與知登斯閣也天高水覺陽開陰翕禾黍滿野舟行如飛仙地之勝若始闢焉明年高安之孫莊侍其諸凡威來京師以圖請記且道侯之政予雖未登茲閣竊為之一快告之曰州曰太和至治之稱也閣曰快自得之謂也治欲其至而民欲其自得葢相須也民不自得求其治之至難已山川雖勝而暇登覽乎哉於虖太和邑也而為州守尊而親乎下民下而敬乎上上下各安其素非自得之驗而

至治之候予知此則是閣之勝獨㝡于一郡予哉書以遺之俾刻之石董是役者劉沖蕭佐延祐元年九月朔記

富州重修學記　揭傒斯

上御經筵之明年夏六月濟南姚侯來為富州以舍菜禮見於先聖先師祝曰惟夫子之道參天地配日月用中國敢知而用中實生齊魯之交盗逼夫子之訓欽承明命來守是州今之州古千乘之國也敢不敬恭朝夕

惟夫子之訓是承顧瞻廟學摧陋弗稱曰余之責也會教授清江陳明之繼至議與志合明年秋大修孔子廟仍其舊者惟殿若明倫中庸二堂江山秀傑樓悉改作而有加規制必裁就法度出入必限由正途凡為屋幾七十楹又範銅為七十二弟子及諸賢像以嚴祀事鑿半池其前倣古頖宫侯載經載度是董是勞吏忘其私工勸其勤涉冬徂春用告厥成而命傒斯為之記在至元二十有三年陞豐城縣為富州以河東陳侯元凱為

之尹時科舉廢十有三年矣士失其業民墜其教盜賊滿野竟數十里不聞雞犬聲陳侯大懼遂修孔子廟建小學日集文儒故老講求治要悉資以為政不數月境內大治知所務令科舉既復亦十有三年而侯實來當天下文明人復其業猶皇皇焉汲汲焉以興學校明教化為先務者其守同其志亦同也夫兼有天下父師之責者君也承君之志行君之化者宰相與太守也宰相布於上太守奉於下故人之生也為之學校以教之設

科以舉之必使士有恒業民有恒志然後聖人之道可明賢材可得而治可成也古之有天下者莫盛於唐虞三代而不能去學校廢選舉以為治秦去之廢之二世而亡雖然君之學視學校為隆汙以科舉為去就亦異乎夫子之教矣若夫善學聖人者在畎畝則行乎畎畝在魚鹽版築則行乎魚鹽版築豈待學校之教而科舉之勸也此上之志而俟所以力行之者況上方親御講筵詳求聖人之治愚雖不敏願與學孔子者共勉之俟

廉慎簡正不為威名而人敬畏之蓋賢守云

楊氏忠節祠記

廬陵楊氏作忠節祠者何昔金人犯宋沿江諸郡皆望風奔潰其先忠襄公邦乂以建康通判被執罵敵死韓侂胄專國擅兵文節公萬里以寶謨閣學士家居聞之三日不食死故合而祠之也中祀建康通判贈通奉大夫存者何嘗以直抗蔡京為楊氏忠義開先也别祀廣東經畧使長孺吏部郎官孫翀同知崑山州事學文者

何經畧仁聲義實風槩天下在廣東三歲禄入七萬緡
盡代民輸丁租不持一錢去吏部閭通敏惠奉法循理
為時良臣崑山好德尚義能以私錢復文節故居割田
百畝以建祠事皆克紹先烈者也天下楊氏皆祖漢太
尉震廬陵之楊則自蜀徙盖太尉之孫唐國子祭酒膳
從僖宗幸蜀而居眉者之後也自秦漢之後有天下卓
然三代之風者宋而已方其盛時歐陽文忠以古文正
天下之宗明王道之本及其衰也楊忠襄胡忠簡以大

義折敵國之氣奮中興之運當其亡也文丞相斬首燕市終三百年火德之祚為萬世亡國之光而皆出於廬陵何其盛哉夫卓然可繼三代者宋也然夏之亡以桀之暴殷之亡以紂之虐又以湯武繼之宜其東征西怨無思不服惟周以弱亡與宋同然周之東遷亦有楊忠襄胡忠簡乎周之亡亦有文丞相乎是能使周之亂亡猶有愧於宋者楊忠襄胡忠簡文丞相也文丞相之死豈非有忠襄文節為之標準乎不然何又出於廬陵也

忠襄不可及已至若文節年六十餘已懸車告老將二十載矣聞一權臣擅國遂至餓死使在文丞相時當何如哉故廬陵若歐陽氏楊氏胡氏文氏又有身致乾淳之治若周文忠氏皆國家之元氣也而歐陽氏又廬陵之元氣乎崑山之子元正請記忠節祠故并及之嗚呼觀楊氏祠則廬陵多賢之故楊氏人物之盛宋三百年養士之效亦可見矣世好言士無益於國可乎元正亦楊氏之賢子孫也繇太常奉祀為江西行省屬祠成於

大德七年記作於元統二年

武安塔記　張翥

至正十年春予使還閩中驛次玉山有山蒼峭如立筆其巔有塔高見數十里外僧寺塔下棟宇林立悠悠然動于目詢諸郵人曰此武安山塔院也監縣壽安所重建是山巖壑深秀專勝茲邑今侯作新於久廢其外壯以宗門下瞰溪之玉虹橋誠如長虹卧波直山之半為溪山一覽亭歲時士女來遊遨來娛寧侯之理而同侯之

樂前所未聞也予於監縣有同遊之好聞之快然以懌既抵縣侯謁於館中語間起曰武安塔院成舊無刻文可考見茲復弗記恐後將泯惟先生書之按圖經縣本唐砂礫鎮鎮之望玉山也縣因以名其西南則武安山山有塔院故老相傳宋人鄭長者實為之迨嘉熙辛亥忽摧其頂粤十二年而塔盡圮後十六年邑人毛士安合衆力以復之見於郡士謝禹之賦若院之廢當在宋亡時用兵於閩縣據南北衝仍以兵燹唯塔獨存而遺

趾可辨也榛莽委翳狐兎所伏山川息靈民庶觖望過者吁嚱雖物之興廢有數苟非其人則亦孰暇以為此事乎侯以有為之才來掌斯邑乃能追古之遺蹋還太平之盛觀一邑之人扶老携幼往來遊陟舉欣欣然有若鄙人之言者侯之所施先後適宜故人斂其政而舉廢之功易樂與民同而近者之悅衆俾勝地不終蔽以發揮溪山於荒寂因為之書不然民勤於力而土木之役興乃區區塔院之務復又何記焉

三賢書院記　　歐陽元

洪之奉新三賢書院者舂陵周元公眉山蘇文忠公修川黃文節公之祠也邑庠舊祠三賢以元公嘗仕修川黃文節公實修川人蘇文忠公南行弟文定公謫官筠州因省其弟過洪州之筠奉新為邑蓋有三賢之轍迹焉故邑人慕而祠之孔子之宮吏兵祠廢世儒鄧公謙亨久欲復之未暇後至元五年巳卯有旨禁民為蓮社其祠宇聽民佃取為業有堂名種德者適邇鄧氏居謙

亨與伯子杞謀遂入辭于官請為三賢書院有司許之乃撤故益新加以補葺中為先聖燕居別室為三賢祠一如他書院制既而講授肄習悉循其規于是割田若干歲入得粟數百石以備聖賢饗祀師生廩膳之資他日其季子梓宰邑安化道瀏上將父凡命具書院顛末謁元為之記竊嘗考周元公道德之盛其出處正當汴宋承平之秋君子衆多之日而當世諸賢縉紳士唯吕正獻趙清獻二公相知文學蘇文忠黄文節獨深企仰

文節稱公光風霽月人品甚高新安朱文公每服其知
言文忠作濂溪詩有曰先生豈我輩造物乃其徒此非
深喻太極通書之旨安能為是言哉然蘇公之識之卓
能知尊周子之學而不能知程子之賢黄太史之辭章
足以極周子之形容其行義乃不足以獲富鄭公之識
鑒孟子所謂智之於賢者命也蓋蘇黄之知周子即孟
子所謂性歟慶歷元祐諸公之罕接於濂溪眉山之不
偶於洛學修川之不見察於疾國豈謂命歟二賢生平

起敬周子之心一日著於文墨議論之間詎知百歲同堂之祠實張本於斯焉是亦孟子之所謂命者歟元固願士之來游來歌於是者勵其希賢之志勿諉于命務究所知謂性不謂命焉前修遠乎哉元之是記庶幾可為諸士友進修之一助云謙亨字仲謙有德望於里中杞梓克紹家學梓登元統進士第歷官以清幹聞

貞文書院記

昔在仁宗皇帝之世集賢大學士陳顥翰林學士承旨

和塔拉都哩默色等言翰林揭傒斯之父來成學行師表一方宜特賜謚以示聖朝尚德之意於是有旨賜其謚曰貞文先生至正三年夏四月中書平章政事特穆爾達實右丞太平賀等又請於今上皇帝建立書院遂以貞文之號賜為額其址在富州之長寧鄉舊山之陽前挹逶迤後倚崇岡平疇曲谿映帶林麓蓋揭氏先世故居之地也其制為大成殿四楹於中殿之北為明倫堂四楹殿之南為門四楹上為重屋門之南為櫺星門

四楹别為貞文祠置明倫堂之後左為山長之署四楹其兩廡為諸生齋居左右皆四楹齋之南又為屋各五楹庾庫庖湢咸以次置其上始於至正三年之九月訖于九年之七月其後從子範經始之而元貞寺僧智辨相之山長湯盤繼成之其山長則行省以儒士之甞歷學官為之其門之東屋則從孫德懋萃舊岡書院之材所建也其櫺星門則僧智辨之所立也其祭祀教育經久之費則里人之好義者割上腴田以相其事書院垂

成文安公與某以同在史館一日以記書院為請某敬諾之喜而歸以語其子浤曰今日吾書院事畢矣歐陽君已諾吾記矣越數日文安疾作又數日卒三年浤申是請乃記之又告其徒曰古之學校為教事設而政事出焉辟雍泮宮習射養老出師受成皆在其地何莫非政事也後世學校雖治教事而特以祀事重焉攷其所始古之入學者舍菜先師未嘗專有所詣而舍菜之禮亦祭之至簡者也今州縣學校則必專祠先聖先師於

是國家秩諸祀典若夫書院則又多為先賢之祠或其過化之邦或其講道之地如是者不一也亦嘗攷其所始焉周禮大司樂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瞽宗者學之名也古者教人以德為先涵養德性莫先於樂故有道德而為師者其生也以教人其死也人推本其教以樂祖祀之非必洙泗而下若漢董子若隋唐王通韓愈氏若宋周程張朱數君子之為先儒而後為可也矧夫書院與學校之制其始又自不同

東漢以來大夫士往往作精舍於郊外所謂春夏讀書秋冬射獵者即其所也唐宋之世或因朝廷賜名士之書或以故家積書之多學者就其書之所在而讀之因號爲書院及有司設官以治之其制遂胝學校故祀事有不容闕者于是或求名世之君子以祠焉元嘗循流而遡源蓋自入學舍菜先師一變而爲通祀自學有樂祖之祭一變而爲先賢之祠自春誦夏絃一變而爲吽畢再變而爲詞章又且黨庠術序一變而爲精舍再變

而為書院學者茍不能知建學之初意又豈能知為學之大功學校所重在祀事而宫室象設之制日趨為觀美所任在教事而禮樂律歷之學或諉諸專門遑議所謂政事之行於學校者哉皇元超軼百王務以崇實黜浮為教以去華就實為學復古之機其在於是貞文先生以道德教一鄉之人死而祠於其鄉稽諸樂祖瞽宗之祭真無愧乎古人者也某故著其所始願以求正于好古博雅之君子焉貞文先生諱來成字哲夫以子貴

累贈通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先

謚貞文國朝處士易名之典自公始文安公諱傒斯字

曼碩卒官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

贈護軍謚文安父子並爵豫章郡公二公懿行偉節各

列諸别碑云

安成李氏重修安賢義塾記

安成李君辛翁初作安賢義塾於州西郊一倣書院精

舍之制禮殿廡門講堂齋舍各有其所未幾即世規模

有未備者子剛慨然念先世美績無加于此乃割上腴田若干定為教養恒式出納恒度凡可以經久而不廢者一一講求而完美之于是塾師劉君權具事實謁予記之予嘉李氏有子之能繼承也又感義塾之作是蓋君子至公之心而古道可復之機也為之記曰昔者先王為井田以養民為鄉校以教民周衰井田法壞斯民貧富至於相懸鄉校法壞斯民賢愚至於相絕而君子小人之事判然兩塗賤日益多貴日益少法日益盛禮

日益疎後世興者雖汲汲然設為教官之任而井田經界勢不可復郡邑教養豈能徧及齊民也哉有富而好禮之士出而建義塾焉義塾既作一鄉之士患不志于學不患無從師之資一塾之師患學者之不勤不患供億之不繼推此至公之心求復世道之古其機不在兹乎師道由是而立善人由是而多風俗由是而美義不可勝用矣禮門左之堂曰塾塾之為言熟也吾故顧義塾師友之至斯也教者熟于其教毋致扞格而無序學

者熟于其業毋致寒暴之圖功如是則無負李氏建塾之美意矣李氏安成大族宋末累以著述獻于朝其貢名天府者接武辛翁號一峰剛守立中世以文行稱于州里云

分宜縣官題名記

分宜縣袁上邑置達嚕噶齊縣尹丞主簿尉各一員尹以上省選丞以下部選起至元十三年丙子迄今至正二年壬午六十又七載仕于斯者接踵而邑未有題名

浚義趙君思順以世家文獻來宰斯邑三年官政修舉乃考索故府得累政名氏到罷歲月悉登載諸石某適訪族邑鈐岡南防里屬題其端以告來者嘗謂題石之設官署皆有之本非以為勸善也而其道寓焉士歷官服采人品不齊上焉者不恒有下焉者無庸言中人苟且之政十居八九其志皆為三歲終更身去是即已殊不知身去而名留臧否何可泯也使能以是而存諸心則知官之為恫瘝也久矣雖然謂其身去而不之恤者

無才而闇于事者也求為有名至于生事以厲民者有才而過乎中者也某既謂題名有勸善之道則不敢不著近名之獘以為戒趙君為我刻之後之覽者有以自省則吾銓回之人繼自今受廉勤之賜而被愷悌之福於無窮也

永思庵記

永思庵者安成王君宜遠廬其親之墓而作者也宜遠之先君子是為梅邉先生梅邉初入太學尋丁外艱自

以不得與大人永訣終其身不顧仕奉太夫人至孝三十年不懈太夫人亡廬墓者三年孝感昭著宜遂天性純篤才氣超邁被先生身教世以孝行聞鄉里先生疾晝夜扶持衣不解帶者二年先生歿慟至嘔血幾絶乃蘇既葬結草如繭寢處墓左哀至悲泣苫草為腐風雪豺虎不避久之母命再三乃歸服闋猶不食醯醬蔬菓令宰木已拱言及其父哀如初喪每食稍甘必遣人馳奉墓所歸乃就食里人表其阡曰白華所居曰永思然

皆非宜逺意也其友劉君省吾來京師具言永思庵之所始謁余記之余之在京師也四方之士來謁為其父兄求記其樓居齋室者甚多若永思庵者則友人懼其行之無聞於世而記之者也孟子言五十而慕者于舜見之曠千百世而見一五十慕親之人至終身之慕猶推而知之則孝子之永思不既難乎梅邉于先君渤海使為同舍而又同甲有通家之好感良友之誼記不得辭宜逺名留孫弟初逺名壽孫孚逺名敏孫來逺名州

孫學行皆能肖其父兄云

錦江橋記

錦江橋者建城敖君玉溪初為新昌通守自歷官宣政院往來必經是橋偶見其敝以巳貲修之鄉人嘉其成功相與名其橋曰錦江以志其還鄉之榮焉歲久復敝子百川又新之屬予記予惟大夫士得意當時歸榮故鄉其志不以宿昔恩讐為先而能思以一巳之恵為方來無窮之恩若玉溪之于斯橋其識豈不高且遠哉曰

錦江雖出于鄉人愛敖君之辭亦必敖君有以得鄉人之愛而後然也百川不墜先人之令名重葺斯績以永鄉人之美意豈非孝乎在禮祭則設先人之裳衣以其嘗服被也是錦也者玉溪昔者服斯榮于其鄉百川葺之不感于當祭之設乎江發錦山道良溪至橋三十里橋為磩一為隄岸二為屋十有六楹中三間為樓初修以延祐之六年令修以至正之七年百川才器通敏今為岱山塲鹽司令克廣先志不獨斯橋為然上而長安

昌溪藍田平田高原下而平山龍江晉安雲風百餘里間凡建十餘橋行道皆甃以石焉

浮梁州重建廟學記　鄧文原

聖天子即位之元年春三月汴梁郭侯由江浙行中書省都事出守浮梁涖事之始見于先聖顧瞻庭宇褊陋弗葺懼無以昭來格而承歳祀且曰在漢文翁治成都修學宫由是蜀士比齊魯而翁亦書最循吏矧番陽故多儒先豈下漢蜀郡哉政新令孚多士勸相鳩工庀具

廓弘厥規始是年六月曁十一月廟成齋廬堂垣門序庖湢悉隆舊觀乃卜日率僚吏諸弟子負行釋菜禮以告成事既又聘耆德為弟子師公退則躬加飭勵而稽考其勤惰由是編民佐吏咸競於學而來者未有止也越二年冬十一月制詔天下郡縣興其賢者能者充賦有司敦尚德行經術而黜浮華之士此三代學校選舉遺制而後世鮮克師古剛至于風俗靡敝致治亡由今聖天子孝崇繼述丕闡文教軼邁往聖敷告萬方士莫

不深刷以自振厲文原忝教胄子而番士方玉甫等以書來曰郭侯嘉惠於學願有紀也文原竊惟古之學者自二十五家之閭以里居之有道德者為左右師自是而升之黨庠術序國學雖教成有漸然其道必原于經術傳曰時教必有正業言非是則險詖頗僻王政所不容是以教化一而風俗同周衰經術已不逮古若晉韓起吳季札因適魯而始知易象魯春秋與周樂乃不若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也吳晉猶爾當

時諸侯之國其昧于經者有矣秦禍有所自來盖至秦而後極漢興至建武幾八十年始罷斥百家表章六經當儒道陻厄已久奮然欲闢邪説以達仁義之塗其難如此而卒未得擬古者得人之盛然經籍之弗墜翳漢儒是賴俗儒卑陋而莫之省幸稍自振者則又溺於章句訓詁不能悉心澄慮上求聖王所以參主宰而迪民彝者遂使儒者名為窮經而實用不著識者隱憂焉夫學以為已而效可及于天下一有希世取寵之私則所

施必悖士之遊息緼修于此若尚庶幾夙夜交儆以毋負菁莪豈弟之澤是亦郡太守承流宣化者之望也侯名郁守文卿喜讀書于易尤研賾其守浮梁嘗新建舟梁均賦役汰煩冗雪滯究為政號稱廉能云

錦江書院記　王構

聖天子即位之元年纂述先猷深恐失墜趣史臣裒錄以進而構與焉洪惟世祖握圖御宇因時立制嘉言善政惟唐虞三代是則曁至元戊子江東倪氏創錦江書

院詔賜額褒異具紀成編至南康教諭鏜入覲上其事
特旨申諭俾所司崇護如初猗歟盛哉天光昭回惟幾
惟深通志成務之烈著矣元貞丙申鏜請于構曰書院
本家塾承先世素志非敢竊有所覬誤蒙二聖知奬綸
綍載頒葺革榮幸兹欲鑱諸石示永久願記之按饒州
上流有奇石曰雲錦峭壁千仞絢錯成章其下匯數郡
之水奫漣舒紆西北至于邑治故圖志亦曰雲錦江而
是院處其中曾歲壬辰又從而之南不二里許水石清

妍雲錦之勝爰至殿曰大成堂曰敬儀閣曰雲章序曰
同理東闢祠室專饗朱子配以真文忠公右列郷賢熊
曲肱而下五人左以壽春揚州二府君陪祀院之西倣
蘇子族亭為堂曰帶經祠曰世美高下方直宏深敞麗
雖大郡校宫力出于公者有所弗及惇延師儒推請長
諭惟輿論是從而弗撓于私若主奉掌祠司財計之數
皆其子弟為之而弗溷于賓坐立有圖進退有儀會課
講試一如常式積之豐廩之厚期之深予之至禮之有

隆而無替凡六德六行先王之所以教而士之得于心而成其身者悉于是乎肄焉粤自丙子南北一文軌朝廷閒遣使軺崇儒官訪遺逸江淮閩廣無歲無之至有起諸生位政府秩六卿入侍禁垣出任侯牧或顓數路糾治之權不一而止使俔宗之胄曁業學之士篤于行而進于道囿乎其文濤注雲委聯辭比事可以華世系而偉國典倬乎其德如華嵩如衡霍以之鎮浮靜恭不北不倚斯不負立院之旨矣是則白鹿石鼓嶽麓應天

起于唐而顯于宋考其時制則互有損益方今聖元崇建人文茂錫宸渙便蕃焰灼萬不相侔合而五之其孰曰不可

李參政平寇記　　劉壎

大元運神武以制六合任仁賢以福諸道江南既平閩十有七載南北一家烟火萬里海澂嶽静風恬日熙彼有負險阻萃淵藪嘯呼萑苻或一二見不旋踵而殲戮以牛藥䵡以寧由皇威丕暢遐邇率服厥亦惟蕃宣有

人緩靖有方式克至于今日休至元二十有五年畬寇鍾明亮起臨汀擁衆十萬聲揺數郡江閩廣交病焉猿捷豕突草萎木枯血肉填谿谷子女充巢穴有旨進討輒僞降以欺我師明年丘元起廣昌與明亮犄角瀰漫浸淫遂及我豐豐民素弗貳顧力不克拒則有被脅而從焉者勢張甚又明年春賊大至陳河田陳九㕁又陳小萊鋒交焰熾勢益張遂犯州州南門實瞰江賊乘橋攻門是時諸軍甫集出營黃原城戍單弱藩垣蕩平事

且急乃斷橋以拒之守兵飛矢露刃市民擲瓦投石適雨暴江漲賊阻深引退既退勢猶張焚戮村落無虚日州維閉關自保雲沈雨凄官民惴危老穉悲戚救我者誰一日陰霾劃開天宇澂霽則參政李公來號令新和氣回軍聲壯風采肅乃啟城關乃發倉粟乃寛刑辟乃緩商征政有便民者罔弗舉民始有生意賊亦望風鳥獸散于是責官吏以招來分師旅以討捕悔過宥之負固誅之州竟畢清則率諸將擣丘元之巢殲其渠離其

黨綏輯其流亡振旅還州州人香旗懽迎感極且泣曰生我者父母全我者參政也自丘元敗而明亮孤不數日賊悉平嗚呼公之功偉矣公端人也其仁如春其清如冰其誅賞公平如權衡其在軍中手不釋卷雖羽檄紛馳猶崇學校修祭禮非其本領正識慮明曷克若是昔公先太師武愍公來救盱盱民嘗刻記府門今豐之危視盱彌甚而公之德視武愍有光焉是宜記顧記亦未足以彰公之德也陵谷易遷此德不磨日月晦冥此

德不掩肉腐而骨骨朽而土此德不忘屹兩碑其相煇

垂千載而有永姑借是以寄邦人之思公名世安號龍

川家世河西徙居燕爲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

有年矣勲名著聞新膺特旨因任云頌之以詩曰維元

受命誕揚厥武有偉混一卓越曠古東洋西崑北漠南

溟星拱雲從疇敢弗庭蠢彼汀畬乃作疥癬蚍撼不量

虺毒肆吮綦骨成丘流血成川浸淫旴豊䝉積兵連寇

環于疆孤城岌岌幕燕釜魚孰紓其急德人惠來遂活

吾豐其人謂誰參政李公威惠翕孚謀斷兼足國手雍容立整敗局昔公未來民與死期公既來止和氣春熙昔公未來嘯喧篁竹公既來止妖氛夜肅功成而東舟載月明父老太息孰如公清公恩弗替人思弗已紀德于碑名父名子軍峰峻極盱水深長我士我民千載靡忘

江西通志卷第一百二十七